使之是正方士縣識見高邁論議明達甚為文公所器重但學其將萌士縣勸文公少著書又以文公教人讀集註為未然豈亦為禍福所動歟陳定以宰相子篤於求道旋以苦思感疾而天惜哉方大壯治喪執禮不用浮屠臨歿之際泰然無所繫累其有得于文公之學蓋亦深矣黃士毅當慶元詆排道學之時自吳趨閩從文公游而從事大學章句之書終身不忘此其志何如耶陳宓為朱墨銘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其信道之篤如此宜其立朝則盡言于君守郡則有惠于民也若來之弟禾定之兄守及從子壯父軒之從子成季皆嘗負笈從遊而無忝于師門亦賢矣哉

禮紀

人物

儒林下

莆田縣

劉彌邵字壽翁夙之子也夙方盛年歿家貧有書數廚彌邵慨念先澤卧起其間不為舉子業惟以學古為心自六經以下莫不抄纂考論古今斷制義理一以洙泗關洛之語為法事必求通理欲實踐自童至耄確然不移少以貧食於學後棄去郡博士俞來致學俸卻不受郡守楊棟創尊德堂於學宮以處之亦不久留及棟提點福建刑獄復論薦于朝未報卒年八十二子

咸由科第如古田縣遇禋霈例授彌邵京秩誥已下悼不敢白
彌邵性狷介嘗質經于陳宓評史于鄭寅問易于蔡淵自是之
外罕與人接臨卒猶為諸孫講張栻集解孟子一[illegible]所著有易
藁漢考等書藏于家出述事
黃績字德遠涵之裔孫也兄縝寶慶二年進士績少凝重稍長
力學棄舉子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始遊淮浙遍參諸老中年還
里聞陳宓潘柄從黃幹得朱子之學遂師事之與同志十餘人
集陳氏仰止堂旬日一講宓柄卒績與同門友築東湖書堂於望
仙門外東畔請田于官春秋祀焉讀約聚講如二師在時向之
同門友又皆相與就正于績故績雖布衣然為鄉先生三十年
門人著籙牒以數十百計郡守佐博士皆加敬禮先是郡守楊
棟即學宮建尊德堂以處劉彌邵暨彌邵卒後虛其堂無敢居
之者至是邦人相率推績繼之涵江書院始賜額又以績兼其
山長然皆非其所好也晚聞趙以夫作易通與之上下其論以
夫謂為益友年七十一卒績兄弟皆與劉克莊善克莊目縝曰
愛友績曰畏友績以獨不懼名齋克莊為記所著有四書遺說
等書藏于家平生不喜作韵語時有感興亦自得風人之趣云
績前卒有星隕書樓之西及卒又有雷雨之變君子謂績匹夫
而垂死之際天變若是殆異于衆人耶出事述
黃仲元字善甫號四如績之子也少刻志讀濂洛關閩及父績
所傳潘陳二師之書抄拾唐宋名人之文凡二百四十二家文
學為時推重第咸淳進士前後五除官最後除國子監簿皆不

赴宋亡後更其名曰淵字天叟又併改四如之號而以韵鄉聲
翁彥安爲稱怡然窮居深入理奥學文必檀弓穀梁學詩必三
百篇陶韋柳州推廣先志凡其口講心授莫非仰止傳習之懿
而尤嚴東湖之祠晨必謁朔望必參二仲必釋菜暇則課守者
洒掃風雨則視其蓋障雖老不少廢年八十二卒仲元說經間
與先賢異同其爲文亦類艱深至于奇古處殆不可句云有四
書講稿等書藏于家（出事述）

鄭獻翁字帝臣伯玉之裔也少從鄉先生黃績學嘗與朋儕私
自較藝一日作三十餘論衆皆驚服第咸淳元年進士終漳州
推官至元改物故官例起叙用而獻翁以老病免爲人豁達表
裏洞然儒容貌眉目踈秀鬚長至腹見者拭目方是時前輩舊
德多已淪謝後生頗習胡佑獻翁獨以所學傳于人故家子弟
猶賴之不墜其業顧長卿兄弟皆出其門復與績之子仲元及
其徒林應成倡仰止之學續東湖之祀鬻田數十畝爲春釋奠
之費年七十餘卒（出吳源至正近記）

論曰子朱子既沒莆士有志于道者又相與講學於其門人
以淑其身以化其俗終宋之世凡得四人焉劉彌邵窮經析
理躬行實踐老而不厭時知軍楊棟賢師帥也特建尊德堂
于學宮以處之則彌邵之學有先于二父多矣黃績力學求
道確守師訓以淑後進邦人推之以繼彌邵之緒是豈阿其
所好而然哉其子仲元又刻志父師之學白首不忘考其平
生雖捷一第而不沾寸祿及宋社既屋遂更其名字窮居講

學深入理奥可謂無忝所生者矣鄭獻翁亦能篤信師友之
傳守之不失至元改物竟不復仕獨以所學傳之于人莆俗
所以不變于夷者獻翁之力也嗚呼賢哉

陳均字平甫俊卿從孫也不溺貴習力學好古足不出書室口
不及世事雖預薦書肄業太學及以累舉恩當大對不屑就嘗
參稽宋史及司馬氏稽古録徐氏國紀李氏續通鑑長編諸書
用朱文公通鑑綱目義例輯成宋編年舉要備要二書舉要猶
綱也備要猶目也起太祖建隆庚申迄寧宗嘉定甲申凡數十
卷端平初有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書勑賜迪功郎不受所居
容膝妻啼兒號處之泰然郡守楊棟時枉顧諮門帥王居安延
請至閩甚禮遇之年七十餘卒鄭性之題其墓曰篤行君子鈍

齋陳公之墓出逸事

方阜鳴字子默秉白之子也嘉定元年由特奏名調泉州僉判
時真德秀為守阜鳴嘗言滅門刺史破家縣令此衰世事古人
惟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而已德秀繫節嘆賞改鎮南軍僉判
阜鳴宿儒而兢畏抑損特甚于他人性清儉居官秋毫不苟取
德秀每以其仕晚用小為恨云出通志

方之泰字嚴仲壬之孫也紹定五年第進士歷英德府教授英德
在宋為廣東屬郡今韶州也課試略如中州士習一變方大琮為閩漕辟幕
府與洪天錫徐明叔號三賢幕遷知長溪縣以邑前輩楊楫楊
復及師儒黄幹並祠焉汰庠序冗職增弟子員民間愬米價重
取例錢盡蠲之終袁州通判嘗裒拾其外祖林光朝遺藁為二

十卷出通志

方蒙仲名澄孫以字行大東子也少能文落筆若宿構者淳祐七年廷對萬言終始欲聚君子以續國氣脉明公論以強國精神又請立涪陵後錮秦檜子孫竄史嵩之以謝天下擢甲科為邵武軍學教授賓禮耆宿作成俊秀會學廩贏錢及校官例券置貢士莊秩滿監激賞所酒庫以惎去辟淮西制置司幹官入為國子監庫官校藝南宮坐商論去取不能下氣去添差通判南劍州改泉州會有朝命攝守兼舶黥籍舞文之吏不得逞辟淮西制置司參議官適虜渡江治法征謀悉咨之而行虜退知邵武軍邵武歲三易守蒙仲樽節以繼之絕拊柔獷俗表倡儒行請立樵川書院以廣教養郡最聞增一秩尋以秘書丞召卒

蒙仲初年挾才乘氣既乃務為謙和一時諸賢皆折節與之友方大琮王邁劉克莊尤愛厚之始以文字見知賈似道及似道相蒙仲獨求外補自效終其身子公權字立道以遺澤補將仕郎擢咸淳元年第先是蒙仲臨終以世業勉公權果以詞賦魁福建漕試自題一聯曰一身擔得烏山起雙手拿將龍角歸烏山蒙仲號也公權歷廣州教授大常寺主簿以歸景炎間興化再被元兵甫罷屠戮故官遽變衣冠求見元帥唆都公權獨以大義責之唆都反降勢禮遇然公權竟不仕卒平生著述甚富時稱石巖先生出事述

論曰陳均生長貴家而能力學好古閉戶著書厲操甘貧脫屣榮利謂之篤行君子可無愧矣方阜鳴居官清儉抑畏觀

其告真德秀之言藹然有古循吏風而以任晚未及究其用
惜哉方之泰教授英德能使其士習一變歷官所至皆有聲
聞蓋亦有用之儒也方蒙仲以儒生奉廷對慷慨論時事能
言人所難言及賈似道入相蒙仲以其舊嘗見知遂求外補
終其身不為所汙其殆孟子所謂大丈夫哉若其子公權當
景炎革命之初莆城甫罷屠戮獨以大義責元之將帥而竟
不復仕是能不殞其家聲有足稱焉

元

陳旅字衆仲崇福里人也其先世業儒至父子脩尤號博古時
朝廷遣使購鄭樵通志略甚急得寫本于鹽使方廣翁家福建
肅政廉訪使孫澤屬子脩與同郡鄭鉞共校讐之于是盡復樵
聯比詮次于舊而以成書上于朝廷鋟于學官兄震亦有文行
由教官歷泉州路經歷同安縣尹終福清州知州致仕卒出名公事
述旅幼孤資稟穎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撫而教之旅得
所依不以生業為務惟篤志于學于書無所不讀稍長負笈至
溫陵從鄉先生傳古直游聲名日著用薦者為閩海儒學官適
御史中丞馬祖常使泉南一見奇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為
留滯于此因勉游京師既至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
慨嘆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于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夕以
道義學問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為多與祖常交口游譽于諸
公間咸以為旅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趙世
延又力薦之除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去請于朝

再任馬元統二年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至元四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遷國子監丞階文林郎又二年卒年五十有六旅于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于古作者不徒以狥世好而已有文集十三卷旅平生于師友之義尤篤每感虞集為知己其在浙江時集歸田已數載歲且大比請于行省參知政事孛术魯翀親奉書幣請集主文鄉闈欲為問候計乃銜冒炎暑千里訪集于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慘然若將永訣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平生益友也丁卯夢旅舉杯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見耳既而聞旅卒集深悼之

元史本傳

方德至初名臨生以字行公權之孫也擢元至正十一年第為人敦厚不妄言笑家甚貧教授生徒以為養而與其妻廖氏相安于窮苦澹泊之中後廖氏雙盲父母欲去之臨生感然碗諫曰婦無故棄何去之其他行事亦多有足尚者授官永嘉縣丞代歸不及再叙卒出事述

林以辨字子泉宋秘閣脩撰積仁之後祖應成字汝大嘗受學于黄績得潘柄陳宓之傳咸淳中與長子棟同登第歷官宗正寺簿宣撫司機宜宋亡不仕年七十二卒父柵贈曲陶郡伯以辨通易書春秋尤善說詩皇慶中詔以科目取士以辨不苟求合究心程朱之學福泉之士爭聘為師方在泉山一日促歸未浹旬卒年六十二朱文霆稱其明死生之際云出事述

論曰莆地入元歷五十餘年始有陳旅以文章見重于學士虞集然史謂旅與集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又謂旅為國子助教滿考諸生不忍其去請留再任而晉安林泉生序其文謂旅學博而通識高而敏使之裁繁理劇有兼人之能或者處危制變有濟時之智即是以觀則其才行亦有過人者豈獨文哉同時又有方德至林以辨雖其文章不逮于旅然皆以儒行為時所重亦一代名士也

國朝

林圭一名璹字信玉以辨姪孫也曾祖棟與其父應成同第宋咸淳進士歷知同安縣祖岡孫又與以辨弟以順聯登元延祐至治進士官至瑞安知州父師說蔭授將樂縣尉轉甌寧僊遊二縣卒圭侍官所一錢寸帛不持元季兵起祖母方避難山中與伯兄璜俱沒圭艱辛負莖母老少弟未婚從子孤幼洪武初次兄珌璲俱薦儒士授倉使圭亦以明經為莆庠訓導後二兄踵沒凡養生送死與婚禮俱歸于圭教孤幼泰震輩使有成立僊寧國縣教諭勤教諸生風雪不廢九載滿以所得科第不及數復教其邑明經學重道義居儒官三十餘年始終不變前後六為考試官永樂間

詔脩大典圭應召赴京以老乞得賜冠帶致仕歸視子教諭乾于如皐留踰年而行經蘇杭遇道有瘧善視之或與同飲食其人賴以全活從叔母家嘗染疫圭朝暮往事從父從兄沒久不能葬與外父母諸喪皆圭為葬年九十四而沒雜出一統志等書林氏號

文獻世家久而可徵惟唐忠臣蘊之後爲然自應成聯桂以來至今材賢輩出蓋岡孫之孫琚珩琥皆起儒術珩爲桂林知府琚琥並郡縣學職猶子鏢選高才生授都督府都斷事諸孫泰舉鄉試第二知吳川縣以順之孫曾洪武甲戌進士卒官廣東僉事圭之孫宗乾之子越又皆舉鄉試爲儒官宗終揚州府教授宗之孫俊有高才善文翰成化戊戌登進士第任刑部主事署員外郎憲宗末太監梁芳等引進妖僧繼曉將大起鎮國寺科道莫敢言俊獨疏其非謫判遠州上尋悟斥繼曉俊叙復南京弘治元年超拜爲雲南按察司副使轉按察使尋改湖廣而繼曉竟伏誅出彭志九年引疾歸十二年轉廣東右布政使辭不赴十三年擢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侃僖同舉八年鄉貢

陳道潛字孔昭東洋人也華陰庚辰進士授給事中調夷陵州判永樂初復爲監察御史預纂脩性理大全諸書于時脩書諸儒林春坊多不得預部屬寺監亦無幾人御史獨有道潛以行已恭慎學問該博在選士論美之道潛與兄道亨相友愛兄以子少讓財産不受會元陳中嘗稱其家仕者可爲居官之法隱者可爲族里之法道潛後致仕宣德八年卒年七十孫岳字孟中成化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卒孟稠上饒教諭輪廣州府教授曾孫元綱衢州府教授出彭志元孫文涵第弘治己未進士

陳賢字廷傑後塘人也宋贈僕射靖之後兄觀陝西參政賢洪

武末舉儒士為興化府學訓導秩滿遷南康縣教諭永樂中召
入館閣預脩大典考閱校讐積八年書成進呈于是群儒宴于
桃林之陰分韵賦詩名曰桃林讌集甚為當世所重賢改任湖
口致仕卒年七十三為人嚴毅方直安貧好古其學以躬行為
先雅志恤物勤心職事及門弟子成就者衆號為古道先生湖
人塑像于學沒因以祠之泰和楊文貞公士奇為墓表稱其士
行可質于神明蓋實錄云出彭志

林嵒字魯瞻唐九牧藻之後也居郡城之井頭洪武末舉鄉貢
授蘇州府訓導九載秩滿諸生願卒業詣
闕乞留又九載陞程鄉教諭丁外艱改仁化移疾歸嵒為人簡儉
自得冬一裘夏一葛飯蔬一味紛華勢利不介于意遇良辰美
景携朋四出悠然吟賞家無甔石之儲不計也弟子業成或以
金帛為束脩亦不受曰我職然耳每歲大比交聘文衡赴者以
得人為賀詩文敏速信手而成妙書法尤名家屏障士夫卷軸
不得嵒書相請以為俗其為人所重如此冢宰魏文靖公驥與
嵒同職教同考文交遊三十年每多其有益卒年六十九子祥
鳳亦舉鄉貢為鄆城訓導重義善教正統十年擢監察御史十
四年扈從北狩死于土木之難詔與一子入胄監嵒弟講天台
教諭康京衛經歷出彭志

曾景脩名生以字行興福里人也在泮歲久屢試不利為學好
深沉之思持辨博之論以實踐為功不事浮靡嘗著大學中庸
詳說行于世永樂三年應貢入太學校玉山縣教諭秩滿陞德

安府教授與諸生處情同家人篤意講解終日不倦故出其門者才質高下各有所成宣德元年浙江鄉試聘考試官卒葬德安出彭志

黃壽生字行中東黃人涵之裔孫也兄和中行在禮曹郎中壽生自幼莊重篤孝友勤學問經史百氏多所通貫洪武末舉鄉薦以親老求歸侍養水南諸賢率從之學若會元陳中進士徐賁用輩皆門下士也親終入太學再試京闈第一永樂九年登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預脩性理大全諸書成授檢討九載將滿考試禮闈得疾數月卒年六十一雜出一統志等書于時故官家人類焚殖以歸壽生子子嘉獨負柩還葬安福穀諭徐安祖聞其孝行舉為其學訓導屢典文衡以刑部郎中正重薦知東鹿縣

凡民有訟徑決于前有徵發閱籍驗產以定高下不以歸吏胥正統己巳之變故寇焚掠畿甸子嘉率衆保障縣賴以完初邑戶不滿二千後乃至三千餘戶巡撫都御史陳泰上其治行賜勅命旌之滿九載邑民保留加六品俸復任三載乃歸老卒年八十一二子深景泰二年進士拜監察御史奉命巡視京倉先是廷議樽節糧儲守倉衛卒月餉減十之四事育弗給深至會計京儲已充裕遂奏復之在官未及期年卒仲昭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脩五年春命儒臣進元宵煙火詩同官章懋與仲昭檢討莊昶共疏論之調湘潭知縣未至改南京大理評事南京各官率取直堂隸兵扶資自入獨仲昭懋等不肯從衆既而轉寺副遷擢伊邇謝病歸家深之子乾亨復首

舉鄉試登第任行人成化十八年使滿剌加遇海禍
朝廷悼惜遣官諭祭贈行人司副與一子入胄監弘治初仲昭亦
起為江西提學僉事自壽生至乾亨四世居官立身皆廉約恭
慎學問文章世濟其美為莆名族之冠出志彭
楊慈字則惠城右人也伯父寶壽陽知縣慈少孤母鄭守節撫
育性穎悟不甚讀書為文間有論辯覓出人意表凡所賦作掾
筆立就蓋天才絕高非學力所能至也永樂六年鄉試第一明
年會試第二九年廷對第四選翰林庶吉士是年七月卒年才
三十慈軀幹豐偉志氣軒昂恒以科第是詞為儒者末事人惜
其早夭不得少試有文集五卷孫元以鄉貢授休寧教諭雜出一統
志等書

陳用字時顯城右人也舉鄉試第一登永樂九年進士第選翰
林院庶吉士時行在開東館徵天下名儒纂脩五經四書及性
理大全諸書用預焉書成授本院檢討寸外艱起復留南京宣
德間秩滿陞修撰正統初轉侍講凡掌院事二十餘年以庶母
喪解官歸卒用為人質實醇厚言動不苟身後竟無一息以奉
宗祀一時士大夫莫不為之盡傷而嘆天道之無知也其纂修
時莆儒碩預選者四人黃壽生陳道潛黃約仲壽生道潛自有
傳約仲涵頭人以楷書選詞臣有薦其能詩者試中優等擢翰
林典籍陞檢討卒子謙舉鄉貢出彭志
陳中字舜用黃石人也宋大中大夫大卞之後永樂十八年鄉
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賜進士出身資性簡率才思豐贍登第

後歸家嘗與諸名士游壺山真淨巖次盧　韓詩律一韻二十首頃刻而就詞致清新人服其敏文章健直類其為人正統初自南京戶部主事就留史館預修

文廟仁廟實錄成賜白金襲衣表裡陞本部員外郎正統六年滿九載無意榮官遂致仕幽巷貧居吟咏自樂公門關節終身未嘗及之成化初卒年八十三姪孫璲舉鄉貢威縣教諭陞國子學正璲之弟琬為邑庠生兄弟俱有文行而相繼天卒士林惜之出彭志

方澥字源深閩秘書少監仁岳之後也父士堅自城內遷居黃石澄塘澥以諸生貢入太學舉應天府鄉試第七正統四年登進士第授行人澥時年出五十隱然老儒猶執經講說不已叩問者紛如酬告罔倦尤邃禮樂學動止語默不肯少苟嘗嘆文公家禮一書諸儒註釋而去取或晦朝代遷改而冠服不同于是著旁附列首析條于下其高第殿元柯潛嘗序行之未六十求致仕歸抱經固窮未嘗輕入城府學者稱為柳東先生卒年八十有二莆俗自水南徐資茹先生家冠婚喪祭依約家禮而行著為規範質文可觀至澥又篤好是書考究服誦春秋家祭不事浮屠吉凶慶弔柳奢從儉鄉人亦多化之弟新韶州府同知子和叔領鄉貢為石康教諭孫岳成化五年進士亦為行人澥猶及見之後轉南京監察御史以言事左遷泰州判官陞常州府知同知山嶠及新之孫宜賢皆鄉貢士嶠景州訓導出彭志

宋勸字謹厲後埭人以郡庠生貢入太學授沐陽縣學訓導為人溫厚沈默博雅好古訓教諸生條約不煩而真意勤懇恩義兼焉居八年以母八十餘求致仕諸生泣留不能得仰念師道至終身不忘勸時以耆年事母孝謹甘腴畢具隨所欲而奉之

窶人陳存壽以屋質錢久無可贖憫而還其券年七十三卒子汝勤早以學行知名舉鄉貢授安州學正學政久弛汝勤一變之人才遂盛嘗考江西鄉試時莆令江西人也重賂求私其子汝勤峻却之人服其公父喪解官服闋改濮州還國子監助教卒出彭志

孫端儀自有傳曾孫元翰弘治八年鄉貢第一

宋端儀字孔明時別號立齋勸之孫也自幼莊重簡默不與羣兒伍年十三四即有志諱學博古弱冠著錄郡庠舉業之下暇輒取鄉郡先輩考論其世其於賢否邪正悉錄之以為法戒時郡守潘侯琴以郡學所祀鄉賢選擇未精當因發策詢諸生俾陳得失以定去取端儀所對品藻詳明大為潘侯所嘆賞成化戊子再應科舉小試偶不利衆咸為稱屈其祖舅學士林先生文欲以書白于當道者端儀曰出處素定奔走乞哀吾甚恥之識者已知其為遠大之器矣歲甲午鄉試第七人辛丑舉進士廷試第六人拜禮部精膳司主事丁內外艱服闋改本部祠祭司遷主客司員外郎端儀三任禮部持身清慎且諳練國典甚為部堂諸公所推重公暇惟以校讎著述為事其于家人生產畧不加之于意官主客二年四夷朝獻之使多奉贄以見而一芥無所取其或有所求請則歷舉故典以開諭之其人亦

往往心服以去宏治丙辰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學
政至則躬歷列郡較其行藝課其勤怠雖瘴鄉海島無所不至
其教人務欲以身表率而痛抑其浮誕奇險之習至其考較黜
陟則一以至公處之在廣五年未嘗立赫赫之威而列郡之士
翕然知所嚮方辛酉之夏以鄉試屆期衝冒炎瘴巡歷南韶諸
邑預選應試之士遂染疾卒於官年甫五十有六端儀天性孝
友少時母吳多嬰疾凡湯藥食飲之類必躬料理以進處諸弟
怡怡然有恩意內外無間言至其識見之敏鑒裁之明亦皆有
過人者卒之日士林咸以用未究所蘊惜之所著有考亭淵源
錄莆陽人物志鄉賢考證莆陽遺事莆陽舊事偶錄立齋閒錄
祠部典故高科考及族譜藏于家新增

論曰我
太祖高皇帝既混一海宇乃興學校設科目盡黜前代詞賦之學
而一用五經四書并宋儒性理諸書以試士及
太宗文皇帝嗣統復取其書命詞臣纂輯諸儒訓釋而附益之頒
諸學校以資學者誦習
列聖相承漸摩涵煦百三十年於茲故莆士之知名者代不乏人
有典教州縣而譽髦斯士者若林圭陳賢林嵩曾景修宗勸
是已有奉　詔木天而預修五經性理諸書者若仲昭先大
父壽生陳用陳道潛黃約仲是已有列官　禁從而以文章
學術見重于時若楊慈陳中方澥是已有別歷中外而克舉厥
職不負所學者若宋端儀是已予嘗因其人而論其世主重

道義厚倫紀故能上光其先下昌厥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信哉道潛兄弟有義讓之風先大父家庭篤孝友之行賢躬行好古景修沈思實踐用醇實而不妄言動中恬退而不慕紛華澣安貧好禮俯仰無怍勸温厚沈默事母孝謹此其行尤彰彰者也至若慈之高才敏思思志尚不煩凡竟不及一試而夭君子惜之嵒之疏散冲曠雅有晉人風度雖若不可為訓然其簡儉自得有非世俗垢氛所得而滓亦豈易得哉端儀晚出乃能表章前哲以示後生法戒其有功於鄉邦風化蓋亦多矣

僊遊縣

宋

鄭昇字元舉常州別駕淑之後也淑自莆之南湖遷于僊游其子孫遂為僊遊人昇登皇祐元年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終循陽理掾蒞官有能聲昇自少刻苦問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于易春秋皆嘗有著述以發其疑義詩文亦工緻可觀俱有稿藏于家孫可復字彥修兩薦鄉書嘉定七年登進士第調東陽縣尉縣人喬行簡方處要路族黨恃勢撓法可復屹然守正不少屈行簡深器之授婺州教授再調福州除知潮陽縣通判循州官至朝奉郎可復性儉朴他無所持嗜好惟喜古書嘗修爾雅及刊戴氏禮禄俸餘貲悉以市書手自編録晚年積數至數千卷出僊溪志

陳高字可中闡之從子也少游湖學補太學生登元符三年進

士第名試除太學録祭酒龔原司業傳楫薦其潛心經術尤深於易遷博士政和中始建太醫學遷太醫學司業特有紫芝對庭于北堂之左應制撰雙芝記累上封事以切直忤鄉相蔡京慨然力請休致卒官至朝奉郎出方志等書

蔣雖字元肅少博學強記于書無所不覽為文若不經思援筆輒數千言曲盡其妙鄉先輩宋藻以經傳書疏扣雖隨問隨答每以南方夫子稱之設席郡庠戶外屨常滿與林光朝同時十人俱知名號莆陽十先生紹興十四年試詞賦兼春秋舉於鄉越六年罷兼經科以詞賦再薦登進士第教授泉州守王十朋見其文大加賞識遂與定交雖因作夢得賦以獻十朋稱其詞新意古蓋長卿賦大人太白賦大鵬之比嘗撰時政十議十朋見而嘆曰經世之文也泉舊無貢院雖白守即郡西創焉後知江陰軍乞將歲科綿絹本色內下戶畸零端兩匹數並與估折細民便之知通州以郡人張次山坐與程明道邵康節同好惡得罪及陳瑩中任德翁嘗遷謫於此合為堂祀之以厲風俗扁曰三賢秩滿入覲首言江東鹽課較之淳熙七年出入之數虧二萬緡時主賢鹽筴者方以衍課增秩上矍然曰某人欺朕因訪本末雖口誦指畫應對如響上曰卿材通練當以藩郡處卿雖拜謝上目其背曰方面材也將除贛州為執政所沮遂退居樸鄉十餘年凡四請祠以壽終子祈字子舉以父任補官倜儻有大志博洽有文才慶元間漕薦禮部不中又試詞科亦不中嘉定元年借朝奉郎充持書金國軍又前副使三至虜帳議和

請還淮陝侵地既而和議成朝廷方推賞與改合入官循十一資而祈即世矣祈所與交游者皆一時名士而方信孺王居安尤相親密云從子有秋字力父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與王邁同年最相友善居官所至有廉名終朝奉郎知永春縣出僑溪志

林肅字恭之淳熙三年登進士第少有文名從游艾軒林光朝之門試教官科中首選調臨安府學教授卒同邑有傳蒙者字景初少亦從艾軒學工詞賦兼五經孝朝宗朝嘗著萬言書上之退而講學龍池以淑後進自號與軒後以子矩恩封從政郎出僑溪志

余元一字景思淳熙五年以詩學魁南宮登進士乙科娶勉齋黄榦之女弟而榦則朱文公之婿也因得親炙於文公始見之日以仁義禮智信分作五論及自著文集為贄文公頗敬愛之嘗有答余景思書見文公別集歷官知同安縣號稱清嚴終池州通判同邑有林德遇者字若時性質頗鈍一日忽發憤鬻產裹粮走武夷山中拜文公求教文公令日誦論語集註久之覺有所開悟發于文詞亦明暢可觀文公卒復往赴葬家居與貫齋陳沂相友善切磋漸磨卒為鄉名士云出僑溪志

蘇權字元中少侍父洸倅賓州嘗從張南軒學從伯國學博士總龜為鄉名儒權復參扣焉故其學問日積繇太學登淳熙十年一年第調梧州推官帥蔡勸戡聞權世有廉名檄攝帥屬調三山教官訓迪不倦改秩知餘干縣洸舊治也至官卒人多痛惜之權子國台從瓜山潘柄受學從孫三英號賓石早登洪天

錫徐明叔之門克世其家學出方志

林磻字豈敵嘉定十三年登進士第少負雋聲從游者衆臞軒王邁嘗師事之官止海陽縣尉同邑林蒙亨字宿西其學于天文地理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該貫莆泉學者多從之游而邁尤加敬焉兩預鄉書不第後以子有之恩贈朝請郎出僑溪志

鄭鼎新字中實先世自建之浦城遷于僑游以太學生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知晉江縣建問政堂輯論語繫于政者二十四章書于壁以便省覽又建縣學文宣王廟闢一堂扁以尊道時真德秀守泉頗敬重之邑民相與立生祠于紫澤宮尋通判處州監右藏東庫遷國子書庫授都大提管卒遺命治棺衾一以儀禮從事累秩朝奉郎鼎新少受業黃榦之門答問甚詳嘗考究禮書成編名曰禮學舉要亦參質于榦及楊復諸先生又撰禮學從宜一集居家好義有家塾義莊德秀嘗為之記出僑溪志

陳沂字伯潔以父光祖蔭補官調新州推官郡倉受納監官例取斛面沂笑麾之會州有梁龜從等寃獄太守必欲寘之死地沂力為爭辯因得不死竟獲譴罷去沂自弱冠侍官南游始篤紫陽之學徧參劉爚廖德明李方子楊至諸先生之門而陳淳又沂所終身卒業者凡一時及門之士皆推沂為嫡嗣繼復受書易于蔡淵蔡沈若陳宓潘柄蔡和劉彌邵蔡模則其皆其交游也平居以禮法自將喪祭一遵朱文公家禮淳嘗為名其書室曰貫齋且為之記云出僑溪志

謝升賢字景芳少篤志義理之學以太學生登端平二年進士

第調　光縣尉會教官闕貞守委攝學事廣州濂泉書堂新成帥漕方大琮檄為堂長提刑楊大異又檄為桐江書堂長其後大琮大異皆薦于朝乞充師儒之選官至興寧縣令所著有太極西銘說易通庸學語孟解大意皆推本朱文公之書嘗曰欲遡道之所出以究其終則必先三書而後四書欲窮道之所入而反其始則必先四書而後三書自號恕齋出僑溪志

尤彬字叔文家貧苦學攻詞賦有聲一時名士如知崇安縣林澧特延為館賓葉棠王邁皆與之為友陳立伯損伯傳澄皆師事之端平二年特奏名調真陽主簿卒于官同邑有喻峙者字景山紹定五年特奏名未老即掛冠隱居大飛山中以詩與郡人直龍圖閣陳宓相唱酬出僑溪志

論曰僑游置邑雖自唐始而山川清淑之氣猶未大發洩于人宋興始漸有聞至仁宗以後而益盛不惟取科第而剔于王庭者接踵而出至于窮經飭行以儒業著稱者亦有其人焉若鄭昇之刻意經學蒞官有能聲潛陳高之潛心經術以切直忤鄉相蔣雖以經濟之文見重於名賢以通練之才受知于人主故當時推其學行與林艾軒並稱林肅翁傳蒙嘗受學于艾軒余元一林德遇嘗受學于朱文公蘇權嘗受學于張南軒皆知名當世林磻授徒于鄉王邁實師事之而林蒙亨亦邁所敬重者鄭鼎新受經于黃榦質禮于楊復居家篤義蒞政揚聲陳沂從游于陳北溪而復徧參于朱門高第平居以禮法自持筮仕與守力爭死獄以至罷去謝升賢篤志

文公義理之學官輙所至一時賢帥交章以可任師表薦之
尤彬喻峙亦皆當時以文行見稱者也數君子皆有宋三百
年所產名儒而蔣雝陳鄭鼎新陳沂謝升賢又其尤者乎他
如雝之子祈從子之有秋權之子國台從孫三英皆學有淵
源委而不失其世守者斯亦可尚也已

興化縣

宋

鄭厚字景常唐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積之裔四歲讀書一覽
千言輙成誦七八歲通解經旨稍長下筆成章援引古今議論
時舍法行士子惟通一經厚獨兼之自太學歸講學鄉林從游
者衆與樵從弟樵倡物理之學宇文虛中一見異之嘗書貽以
書曰士弊于科舉久矣安知亦有淵源深渺不為俗學所漬如
二公者乎紹興五年再舉禮部奏賦第一廷對六千言指陳無
隱高宗聞厚姓名有詔特循兩資與陞擢差遣授左從事郎泉
州觀察推官嘗上奏三事曰國勢治體兵略紹興八年以趙鼎
薦召對因言御將固本攬權之方高宗嘉納會鼎去國詔任滿
日改合入官明年至泉適鼎為泉守事皆屬厚尋以郡吏決死
獄誤以甲為乙與守佐皆連坐解去踰年除廣東路茶鹽司幹
辦公事歷昭信軍節度推官與守將討平齊述之亂掩骼埋胔
賑給流離郡賴以安改左承事郎知湘鄉縣縣號繁劇厚臨之
以公吏民畏愛郡守部使者皆待以賓友與之談論經理未及
代卒厚器局宏遠學問該博尤善屬文以左氏為法嘗著存古

易去彖象文言大傳以為皆後之學易者所作又嘗著書號藝
圃折衷指湯武放伐為亂臣賊子之首論伊尹放太甲周公相
成王攝政為啟後世篡逆之禍詆孟子誦仁義而責仁義為儀
秦之雄其他立論與古聖賢相悖者尤多當時蓋嘗坐是為
臺官所劾十年不調云（雜出事述等書）
論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聖賢處之則卒反其變以復乎常
若湯放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周公相成王而攝政孟
子勸齊梁之君行仁政不而不復尊周皆用此道也聖賢何
以能若是哉蓋理明義精處變事而知權故時措之宜也鄭
厚好奇立異務騁其辨博之說以非詆聖賢先儒謂其學無
師承故其蔽如此而卒為名教之罪人也信哉鄉先正林艾
軒志其墓曰有曰言者以先生少時嘗著書如李覯于孟軻
氏之書有所不合以是不調者十年此固先輩忠厚之風而
謂其書為少時所著亦或然也但其遺言緒論至今猶未盡泯
滅予懼後世復有倡其說者害人心術而聖賢之道又為之
晦蝕故不避僭踰之罪而極論之
鄭樵字漁仲厚之從弟也父國器太學生嘗鬻已田築蘇洋陂
人食其德沒于姑蘇樵年十六歲夏徒步護喪歸葬自是謝絕
人事結廬越王山下閉門誦習既又築草堂夾漈山以居久之
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歸晝理簡
編夜觀星象飲食家寒暑俱忘專以討論著述不為文章自負
不下劉向楊雄一時名人若李綱趙鼎張浚皆器重之初為小

學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昆虫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辯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復還草堂蓋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尋喪母哀毀廬墓三年部使者舉廉孝廉者三舉遺逸者二皆不就紹興二十七年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應召明年上殿奏言臣處山林三十餘年修書五十種皆已成之書其未成者臣取歷代之籍始自三皇終于五季通修為一書名曰通志參用馬遷之體而異馬遷之法謹據其要覽十二篇名曰修史大例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力乞還山自監南岳廟還家論著閱四年通志成紀傳世家載記用舊而以年譜表為譜以志為畧十五略不涉漢唐諸儒議論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舊文蓋平生所考論者宏綱機要皆聚于此乃詣闕請對上之會車駕幸建康戒嚴樵未得見以為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權檢詳諸房文字時虜勢張甚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明年春高宗至自建康命以通志繳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于學無所不通其論書則先按伏生孔壁之舊與漢儒所傳唐世所易以辨其古今文字之所以訛傳春秋則首考三家之文參以同異而斷其簡策傳寫于口耳授受之互有誤說詩則辨大小序之文別風雅頌之音正二南王化之地明鳥獸草木之實類皆信而有證居鄉累歲不一詣守令門人束脩一無所受筆札雖詔從官給未嘗取也見人才善推譽如不及有來質問者苟可告語為之傾倒數于當路薦林光朝林彖增

築蘇陂以紹先志作永實橋過來菴苟有一利于人必力為之詩文之屬有溪西集五十卷子翁歸雜出宋史本傳及事述等書

論曰按史氏謂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苦枯淡樂施予獨切切于仕進識者以是少之竊詳斯言頗失之誣故郡人彭韶續修莆陽志嘗著論辨之大意謂樵博學無前專以著述為樂非求仕者攷其平生舉孝廉遺逸屢辭不就應召詣闕即求還山故其山林之日最多而都下之日絕少也若果急于仕進能若是乎使樵于時位通顯不及著書如今之富則其心必不能頃刻以自樂其肯以此易彼乎史氏謂博而寡要猶為責備若曰切切仕進豈知樵者乎續志之言非私于樵而強為之詞也蓋欲暴白其心於千載之下云爾故併著之

陳昭度字元矩少穎異不羣年十九擢紹興五年進士第為尤溪主簿部使者移檄令捃摭屬吏細過昭度憮然不悅曰吾其忍為是耶乃拂衣而去閒居以讀書著文為樂十餘年不調自號西軒子鄉大夫林迪與為忘年交艾軒林光朝正字劉夙方翥著作劉朔皆嘗至其家登堂拜母誼均兄弟既而教授藤州藤去中州絕遠俗尚庳陋昭度至厲以致知謹獨之學繇是士競于學知所指歸改奉議郎知福州長樂縣未上而卒昭度淵源之濂洛之學有所造詣為文得古法簡嚴閑淡理致深遠艾軒志其墓謂其學不緣師授視橫渠為同時獨曉者君子不以其言為過云出游洋志

黃鐘字器之自號定齋居士唐忠義司徒碣之後評事寵之孫也父脩宣教郎之知韶州翁源縣樂何巖山水之勝遂家焉鐘從舅氏陳昭度學得濂洛淵源議論一出于正擢乾道五年進士第調德化縣尉遲次閒居里之人士率從之游日相與稽經訂史所以啟迪之者甚至性喜著述每出必以筆硯典籍自隨絲三皇至五代皆作紀傳曰史要又選集唐宋諸公文粹曰唐宋類文其他著述尤多所作詩文神閒思遠有超然自得意其詩尤為元樞鄭僑所稱賞晚歲頗究心內典又作傳燈節錄鐘平生於逢迎請謁泊然不經意德化秩滿調漳州錄事參軍以歸丁內艱卒出游洋志

論曰陳昭度之學淵源于濂洛故其佐縣則不肯捃摭屬吏細過以悅部使者司教則不鄙夷遠民而必勵以致知謹獨之學蓋醇然儒者也黃鐘從昭度學而得其傳議論一出于正但其晚年頗究心釋典為未醇耳